

孙碧

著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东方出版社

明年给你[○]

MING NIAN GEI NI SONG HUA LAI

送花来

他还没有心情喝威士忌加冰，但是睁开眼睛，看到芝子，轻声问：「没有同我送花来？」

芝子强笑：「要待明年花开时，才能给你送花来。」

「那么，你要记住了。」



明年给你
送花来

MING NIAN GEI NI SONG HUA LAI

方序

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东方出版社

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非经书面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、销售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：图字：01-2013-189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明年给你送花来 / 亦舒著 .—北京 : 东方出版社, 2013
ISBN 978 - 7 - 5060 - 6174 - 2

I . ①明… II . ①亦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加拿大—现代
IV . ① 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70010 号

明年给你送花来

(MING NIAN GEI NI SONG HUA LAI)

亦 舒 著

责任编辑：张 旭 周 凌

出 版：东方出版社

发 行：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：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92 号

邮政编码：100010

印 刷：三河市金泰源印装厂

版 次：2013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：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：6

字 数：123 千字

书 号：ISBN 978 - 7 - 5060 - 6174 - 2

定 价：25.00 元

发行电话：(010) 65210059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

版权所有，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拨打电话：(010) 65210012



小 小客厅里只得几件简单的家具。

一把旧风扇轧轧声转动，左摇右摆，像一些人的立场，忽而转向这边，随即又拧到那边，十分劳碌，转得多了，机器不灵光，发出烦琐的声音来。

华芝子坐在塑胶皮沙发上，一动不动。

她对面是一对年轻夫妇，洪钧与赵香珠，也是她在保险公司的同事，他们是经纪人，她不过是接待员。

芝子知道他们要说什么，这可怕的一刻终于来临。

她的头愈垂愈低，下巴几乎碰到前胸，一声不响。

洪钧咳嗽一声，他开口了：“芝子，其实一开始你已经知道，租住这间小公寓，不过暂时用来歇脚，我家早已移民，我是最后一个亲属，现在，签证终于出来，我与香珠决定下个月到加拿大去。”

芝子只得点点头。



洪钧说下去：“香珠已经怀孕，我们非走不可，孩子在那边出生，领取护照，报名读书，一切顺理成章。”

他喜滋滋搂住妻子的肩膀。

这时，芝子忽然克服了恐惧，她抬起头来，微笑说：“香珠，你真幸福，洪钧一切都想到了，他愿意照顾你。”

香珠看丈夫一眼：“是呀，交换条件是终身有人帮他洗熨煮。”

芝子看见他们调笑，心中有一丝羡慕。两人环境不算很好，香珠婚后也需工作，但是不知怎地，他俩对生活热忱，未来充满希望。

“芝子，”香珠说，“你得尽快找个地方搬，我们要退租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她只是三房客。

这时，电话铃响起来，洪钧走到另一头去。

香珠趁这机会轻轻说：“公司里，许辉明对你很有意思。”

芝子不出声。

“他也算得年轻有为，外形、能力，都比洪钧好。”

芝子轻轻摇头：“洪钧善良，洪钧胜他多多。”

香珠微笑：“你眼光凌厉，但是，如果他喜欢你，他会对你好。”
语气带着试探。

“小小一个经理，不是一块稳固的踏脚石，一不小心，踩个空，掉到水里。”

香珠适可而止：“是，你说得对。”

她不过是一个朋友，不宜讲太多。

洪钧叫她：“妈妈想同你说几句话。”

香珠乘机说：“又叫我带什么？”

把芝子丢在角落。

芝子静了一会，走回卧室，轻轻掩上门。

洪钧挂上电话，低声说：“怪可怜。”

“竟一个亲人也没有。”

“不知搬到什么地方去。”

“许辉明喜欢她，会得照顾她，但是她又不理他。”

“阿许爱喝啤酒，又赌马，难怪她不喜欢。”洪钧说。

“现在不是挑三拣四的时候。”香珠说。

“或许，芝子胸有成竹，长得那么漂亮，就是本钱。”

香珠瞪丈夫一眼：“你的口气像夜总会经理。”

“这是真的，男生见到芝子，下巴全落下来，嘴张得老大，真没出息。”

香珠低头：“帮不到她，真是遗憾。”

“自家的事还忙不过来，听说，彼邦生活水准相当高，找工作并不容易……”

那边，芝子躺在床上。

租住这间小小睡房已有年余，与洪钧夫妇相处融洽，可是，人生无常，很快就要与他们分手。

她又落单了，她有点害怕。

她的未来永远漆黑空洞，伸手不见五指，那洞里还发出轰轰的声音，试探她的勇气。

芝子的额角布满冷汗。



非往前走不可吗，也不见得。

但是，她不甘心就此止步，她不愿投降。

将近天亮，她才睡着。

一早就听见香珠呕吐呻吟。

她立刻起床帮忙，只见香珠半蹲在浴室里，芝子连忙扶起她，替她清理。

“真辛苦。”她抱怨。

“没有痛苦哪来收获。”

“女子通常只得两条路走：一是学我，嫁夫生子，终身扮龟，要不闯荡江湖，拼个死活。”

芝子尽管烦忧，也忍不住笑出来。

她手脚敏捷，收拾好浴室，斟杯热茶给香珠。

“洪钧已经上班？”

“他一早约了客人。”

“快走了，还这样拼搏。”

“嘿，一家三口，不出力行吗？”

“真羡慕你们同心合力。”

芝子跟着也出门去工作。

忙了一个上午，在茶水间碰到许辉明。

他问她：“洪钧可是下个月走？”

芝子点点头。

“你搬到什么地方去？”

芝子轻轻答：“我懂得照顾自己。”

他立刻说：“我那里有间空房。”

“谢谢你的关心。”

许辉明追上去：“随时欢迎你。”

芝子笑笑走出茶水间。

她没想到要与一个染棕色头发的男人同居。

她完全不喜欢他，也觉得没有必要匆忙地牺牲得这样彻底。

每个人都在追求更好的生活，但是跟着阿许不是一条好路。

那天晚上，洪氏夫妇开始收拾行李。

“芝子，你可以住到下个月底，一共还有四十二天，我们月中走。”

期限到了。

芝子不出声，什么叫做前途茫茫，她有深切的体会。

接着，洪钧与香珠为一些琐事争执起来，芝子只得走到街上去避一避，在小店吃一碗面，才折回公寓。

渐渐与洪钧他们没有话说了。

第二天，回到公司，有女同事一早在看报上聘人栏，指指点点，叽叽喳喳。

芝子不禁问：“有什么好新闻？”

“芝子，你看这段广告奇不奇。”

芝子取过报纸一看，“咦”一声，广告有四分之一页大，地位显著，字句却相当简单。

“聘请陪读生一名，中学毕业，年二十一至二十五，相貌娟好，举



止斯文，需刻苦有耐心，愿超时工作，薪优，三万以上，面议，包食宿。”

“喂，大家都去应征喽。”

“可是，陪什么人读书，是男是女，多大年纪？”

“读什么，读多久，去哪读？”

“读书要叫人陪？”

问题一箩筐，也正是芝子想问的。

“打这种工，不算履历一部分，我才不要去应征，最理想是到政府机构或是大银行做，讲出来响一点。”

“你打算做一辈子小白领？”

“不如去竞选香江小姐。”

说到这里，目光忽然一致落到芝子身上。

芝子抗议：“喂，关我什么事？”

这时，私人秘书珍珠出来说：“芝子，忙得踢脚，既要影印又要泡茶，帮帮忙，你做哪一样？”

芝子说：“全包在我身上，你回去写会议记录吧。”

珍珠十分感激：“芝子，好人有好报。”

她把字条交到芝子手上，只见画着一张会议桌，每人要什么茶水写在座位旁，有一位还要两颗阿司匹林。

芝子手脚敏捷，记性又好。

她立刻影印，接着泡茶冲咖啡，借来一张有轮茶几，推着进会议室。

会议室里诸人本来昏昏欲睡，忽然发觉饮料送到，不禁精神一振。

芝子五分钟内就派送好茶水及文件，悄悄退出。

中途珍珠出来感激地说：“谢谢你。”

芝子笑：“举手之劳。”

“这个会，恐怕要开到下午。”

“做经理也真累，一个个招牌似地竖着，坐得腰酸背痛。”

中午，芝子独自坐着吃苹果，摊开报纸盛果皮，一眼，又看到那则广告。

这时，许辉明走近，把一盒炸虾饭放在她面前。

芝子不会在这种时候争意气，立刻说声谢谢打开来吃。

小许讨女孩子欢心也真有一手，他接着送上冰茶一杯。

芝子在该刹那有点软弱，唉，有人照顾多舒服，小至一盒饭，大至一幢公寓……

“在想什么？”

吃饱了，芝子吁出口气。

小许说：“我有个朋友开时装店，我介绍你去做，那就不必斟茶递水了。”

芝子轻轻说：“届时，帮人宽衣解带，穿鞋着袜。”

小许笑：“你想做什么？”

芝子索性做起白日梦来：“我想躺在绳床里，看蓝天白云，睡醒了，去读书，闲时，打球游泳，到欧陆去看名胜古迹。”

小许静静听着，半晌说：“我也想过这种日子，但是需要很多钱吧。”

“不，假使父母拥有一间经营得法的小小工厂已经足够。”

小许搔搔头：“时间到了，开工啦。”



真是，别做梦了。

下班，有男同事搭讪请她看电影，芝子推辞。

她一个人在大街逛到深夜，霓虹灯渐渐熄灭，累极了，她才回到小小的窝去。

第二天一早返公司，开始问同事的亲戚朋友家里有无空房出租，她记下了几个地址。

忽然听见另一个接待员红宝说：“……很客气，给了五百元车马费，说我不适合那份工作。”

芝子脱口问：“你去见什么工？”

红宝答：“那份陪读生。”

“到底陪谁读书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他们没有录取我。”

芝子又问：“在什么地方见工？”

“隔壁经纬大厦余周林律师楼。”

芝子好奇：“你去看过？”

“为了那份优薪呀，也许，只是坐家里陪孩子们做功课。”

“那等于做保姆，你有耐心？”

红宝答：“芝子，我没你那样聪明，我想法也不同。”

“多不多人应征？”

“大堂坐满了年轻女子。”

可见社会永远人浮于事。

那天下班，芝子去看过出租的地方，均在中下级住宅，腌臜、狭窄，

最可怕的是房东都是光穿内衣裤的中年汉，目光猥琐，芝子不敢同这样的人一个门口出入。

都说因市道差，手上的公寓成了负资产，所以才考虑出租帮补。

芝子又回到街上，在银行区看橱窗。

天下起雨来，她往檐下躲。

忽然想起古人的一句话，不禁喃喃说：“在人檐下过，焉得不低头。”

洋人从来没有这种充满悲怆的谚语，他们只有“早起的鸟儿吃到虫子”之类的励志话。

华人经过数千年的苦日子，练出一套人生哲学，乖乖接受命运。

这时，芝子一抬头，看到大厦门口写着“经纬大楼”四个字。

她轻轻走进大堂，不料又见余周林律师楼招牌。

她看看手表，已经七点了。

就在二楼，已经打烊了吧。

芝子想顺道看看，乘电梯上去，看到二楼灯火通明，律师楼玻璃大门打开。

她不禁走近张望。

接待处有人看见她，不满地说：“你这么迟才来，还不进去？”

芝子刚想退出去，一间房门打开，一个中年女子一边笑一边向她招手：“请进来。”她身不由己地走进房间。

“请坐，是叶小姐吧。”

“不，”芝子说：“我叫华芝子。”

“栀子？多么好听的名字，我这里刚好有一盆栀子花。”



中年女子伸手指一指，果然，那边一株盆栽有绿油油大叶子与象牙白花朵。

这时，芝子闻到一股醉人甜香，清幽地轻轻钻入鼻端。

“可有带身份证？”

芝子打开手袋取出递上去。

“原来叫芝子，同音不同字，我是周律师。”

芝子轻声问：“你们聘请陪读生，什么叫陪读生？”

周律师不去回答，反而笑问：“芝子，你对读书的看法如何？”

芝子猜想这便是面试的题目，她想一想，答：“华人说过腹有诗书气自华，还有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，以及士农工商，读书人在社会上排第一位，由此可知，一向注重学识。华人近年在国际上地位跃进，会得读书也很有道理。”

周律师听了不置可否，笑问：“你呢，可愿升学？”

芝子失笑：“我哪有能力，找生活还来不及，”忽然感怀身世，“居无定所，食无定时，想看多份报纸都没有时间。”

“如果有机会呢？”

“如果中了奖券，一定回到学校里，学一门专业，有足够的履历，将来找份理想工作。”

周律师看着她皎白的小面孔，听得出这女孩子语气由衷诚恳，不由得有三分欢喜。

表面上不露出来：“你父母做什么职业？”

芝子答：“我没有家人，我在灵粮护幼园长大，那是一所孤儿院。”

周律师动容：“啊。”

“那一年，所有的孤儿都姓华，保姆随口叫我芝子。”也许，当时护幼院也有一棵栀子花。

周律师想一想：“你先回去，留下通讯地址，我们再联络。”

芝子在接待处写下公司电话，果然，她收到一只信封，里边有五百元。

芝子乘车回家。

洪钧与香珠等她。

“芝子，快来吃嫩鸡煨鹑。”

芝子坐下，且不理任何闲事，据案大嚼。

“芝子，找到地方搬没有？”

芝子抬起头：“请不要担心。”

“芝子，我们要提早过去。”

什么？

“房东找到买主，出了个好价，但是，希望我们早些搬走，我俩行李早已收拾妥当，工作也已辞去，随时可以动身，不如答应房东。”况且，他们会得到额外补偿。

芝子处变不惊，一边吃一边问：“几时？”

“下星期一中午的飞机。”

“我需即时迁出吗？”

洪钧点点头：“对不起，原先以为——”

“没问题。”



芝子抹抹嘴，静静地进房间去。

她并没有痛哭流泪，相反地，一转身，睡着了。

经验告诉她，辗转反侧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，不如好好睡一觉。

第二天清早，芝子醒来，左边身压住手臂睡了一晚，有点麻痹，像她一颗心般。

她连忙起来梳洗出门。

回到公司，才坐下，红宝过来说：“有一位周律师找你，请你与她联络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听说你找地方住？”

“是，你有好主意？”

“家母好客，必要时你可以到我家来住一阵子。”

“红宝，我会记住你的好意。”

芝子立刻找周律师。

“芝子，请你再来一次，十点钟有空吗？”

“我会准时到。”

时间催近，她已被迫到角落，再不攀墙逃生，恐怕就要睡到街上。

她整理一下白衬衫就出门去。

周律师办公室多了一位客人：“我是陆管家。”

那位中年太太打量她一下，问了几个问题。

“你晚上睡得可稳？”

芝子答：“相当醒觉。”

“十二小时当更照顾一个与你年纪相仿病人的起居，你可以胜任？”

芝子轻声问：“他是男生还是女生？”

“男生。”

“他有什么问题？”

“他心脏有病。”

周律师咳嗽一声，代那位女士发言：“芝子，他是一个特殊的病人，他的心脏先天性损毁，不能运作，现在植入一枚电子仪器，即人造心脏，负责血液循环。你这次出国，一边工作，一边等待心脏移植。”

芝子愣住。

“你愿意接受这份工作吗？”

芝子问：“他会得走动？”

“他外表与常人无异，只是没有脉搏心跳。”

芝子惊异得讲不出话来。

无心之人！

没有脉搏心跳，同死人有什么分别。

唷。

周律师笑了：“陆管家，你觉得怎样？”

管家答：“见过五十多个应征人，以她最好。”

“试用三个月如何？”

管家沉吟：“只怕太年轻了，心不够静。”

芝子任得她们评头品足，并不出声。

“下星期就要出发，没时间另选别人了。”



又是下星期一？那一定是个出门的好日子。

“芝子，我们需从速替你办理签证往旧金山，保险公司那边，我会帮你辞职，你收拾行李准备出门吧。”

芝子一点也不犹疑：“好。”

周律师给她一部小无线电话：“我们随时联络。”

芝子离去。

两位中年女士异口同声说：“是她了。”

“没有家，就不会想家。”

“孤儿多数养成坚毅性格。”

“希望可以照顾到元东。”

芝子没听到这番对话。

她回到工作岗位，心里有点踏实，天无绝人之路，呵，又找到歇脚处。

许辉明迎上来：“芝子，我听到洪钧早走的消息，你不如到我家来暂住，我可以搬往父母处。”

芝子有点感动。

她静静看着这个本性有点浮夸的年轻人。

“芝子！”他急起来，“你总得有地方住呀。”

他是真的关心她，她不由得向他透露消息。

“我找到一份包食宿的新工作。”

他一听，脸色煞青：“你要当心，外头不知多少豺狼虎豹，住到什么地方去？万一半夜有怪手出现怎么办！”

芝子大笑起来。